

特稿

1984 (11/11/2007)

終極勝利

由國際社會廢奴到黑奴解放

〇〇〇

國際社會禁止奴隸販賣

英國雖然在一八〇七年廢除了奴隸買賣，但歐洲列強卻還是依然故我，若然只是販子的國籍改變了，對非洲黑人又有甚麼實質幫助呢？威伯福斯等人當然可說他們已盡了自己的責任，而且也管不了其他國家，但他們對黑奴真誠的關注讓他們不能這樣推搪，於是一八〇七年後他們積極在國際層面積極推動廢奴。不消說，這是極度困難的工作。

幸好當時英國國勢強盛，而英國政府基本上同情威伯福斯，而他本身在國際政壇也開始有良好名聲。終於在一八一〇年葡萄牙作出重大讓步，而瑞典也在 一八一三年廢奴，但最棘手的是另一個世界強國和英國的對手——法國。

一八一四年，拿破崙終於投降，並被流放於 Elba。戰後列強在巴黎召開和會，英國的代表是 Castlereagh，克拉朋聯盟也派了 Macaulay 去巴黎爭取廢奴。然而法國又哪會輕易放棄奴隸販賣的龐大利潤呢？所以他們不肯讓步，到最後只承諾逐步廢奴。當 Castlereagh 回到英國議會時，大部分議員作出歡

呼，唯獨是威伯福斯站起來一盤冷水倒在他們頭上，他指出若黑奴仍然在那裡受苦，他們又怎能歡呼呢？

列強還會在維也納開第二次和會，威伯福斯等為了確保英國代表堅持到底，發起了另一次民間請願運動。在一八一四年六、七月之間有接近八百個請願到達下議院，簽名人數有一百萬，這可是當時英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政府和議會為之動容，因此 Castlereagh 在維也納和會堅持國際社會要廢奴。

法國的態度相當敵對，只肯作非常有限的讓步。就是在這關鍵時刻有戲劇性的轉變，拿破崙從 Elba 逃回法國謀求復辟，他竟然宣佈立刻全面廢奴。英國軍隊很快就把他趕下台，但這一個折騰，法國最終沒有推翻拿破崙的廢奴政策。一八一五年七月，Castlereagh 這樣向威伯福斯報告：「我們長久渴望的目標已達成，……在法國的所有屬土上，會無條件和全面禁止奴隸販賣。」

黑奴最後的解放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威伯福斯已垂垂老矣，他本來身體就不強壯，現在由於長期服用鴉片（為了治療

腸胃病，不是吸毒！），身體有很多毛病，如嚴重呼吸困難。然而克拉朋聯盟沒有忘記那最後的戰役，就是黑奴的解放，於是兄弟們再次出擊。威伯福斯在一八二三年出版了 *Appeal to the Religion, Justice, and Human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Behalf of the Negro Slaves in the West Indies*，呼籲英國人民支持黑奴解放。同年，他們創立了倫敦反奴協會 (London Anti-Slavery Society)，和出版了 *Slavery Delineated* 卷一，他們也創立了 *Anti-Slavery Monthly Reporter*，每個月出版兩次，由一八二五年六月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共出版了一百一十三期，Macaulay 是主要的編輯和作者。透過這些書和刊物，他們不斷提供了關於奴隸買賣最新的詳盡資料，這為解放黑奴的戰士提供「彈藥」，也對公眾和政府發揮巨大影響。辦過刊物的人都明白，十多年這樣的辛勞，實在需要超人的精力和毅力。

（「威伯福斯、福音信仰與黑奴解放」系列之四）

●關啟文

電郵 > info@christiantimes.org.hk

整全使命——威伯福斯的社會關懷和宣教使命

威伯福斯不單解放黑奴，他關懷的事情其實多的是：社會改革、扶貧、教育、慈善，道德重整和宣教，他不會墮入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二元對立的陷阱。他致力彰顯的是耶穌基督那整全的福音——對人的身心靈作出全面關懷。

威伯福斯的社會改革

威伯福斯支持民主改革，例如一八〇九年，他支持禁止售賣議席。當時的法律過於血腥，例如會公開吊死犯人，屍體更公開焚燒，克拉朋聯盟一直反對這些做法。威伯福斯還致力幫助打掃煙窗的孩子，和改善工廠情況——在一八〇二年成功爭取到第一個「工廠法案」。他對其他宗教持寬容態度，例如在一八一三年爭取天主教徒能進入議會。

威伯福斯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那時英國社會的腐敗由上層開始，難能可貴的是，威伯福斯出身上層社會，不單沒有感染到那種腐敗，更身體力行推動慈善工作。克拉朋聯盟促成很多扶貧組織的成立，如一七九六年的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John Thornton 則創立了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Persons Imprisoned for Small Debts，當時很多人因著小額債

務也會被監禁，這組織在五年之內共釋放了一萬四千〇七人。威伯福斯同一時期內積極支持六十九種慈善事業，且把收入四分之一捐給窮人。

威伯福斯熱心支持教育工作。那時上流社會的人認為為勞工階層提供教育，只會讓他們有能力閱讀煽動性小冊子。當其他人支持愚民政策時，威伯福斯對自由卻抱堅定信念，於一八一九年說：「假若自由是人民的命運，那我們一定要使他們有合宜的條件去享受自由。」

威伯福斯的宣教使命

威伯福斯於一七九七年四月出版了 *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呼喚英國悔改，重拾真誠的信仰。這本書是他親身作的文字宣教。威伯福斯等很重視文字工作，並且針對中下層在一七九二年推出了一系列平價單張 (Cheap Repository Tracts)，一便士一本（要補貼很多錢），第一年就賣出近二百萬本。一八〇四年三月七日，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成立，也有克拉朋聯盟大力支持。

另一個重大成就就是爭取派宣教士到印度。當時有法律禁止宣教士進入印度，統治印度的基本上是東

印度公司，它透過剝削人民獲得巨大利潤，所以並不喜歡被人提醒印度人也有尊嚴。例如那時在印度英國人可以娶未成年女童為妾，一個英國紳士就娶了十六個之多！這是基督教反對的。威伯福斯認為英國對印度人的剝削，實在使英國蒙上道德污點。

東印度公司的憲章二十年才在議會修改一次，一七九三年克拉朋聯盟首次爭取改憲失敗，另一次時機是一八一三年，他們積極準備，做了大量教育工作，而且鼓勵人民請願，到最後有八百卅七個請願到達議會，超過五十萬名字，令議員們印像深刻。一八一三年議會的辯論開始，一些人認為印度人（如「賤民」）就如奴隸一樣是低等的，所以可以任意對待。但威伯福斯認為每個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和有尊嚴的，他指出印度人民所受的苦，例如妻子殉夫的風俗，當時在 Bengal 一個省內，每年就有一萬女性死亡。還有種姓制度，殺嬰等風俗。最後，威伯福斯的建議以八十九對卅六票通過，不單在印度成立聖公會，也爭取到給印度教育的基金。

●關啟文
（「威伯福斯、福音信仰與黑奴解放」之五，鑑於篇幅所限，每期系列全文可見於網上版）

威伯福斯與明光社？——道德和文化的關懷

關心社會的基督徒往往分為兩派，「右傾」的通常信仰保守而且關心道德和家庭價值，「左傾」的則信仰開放並且關心公義和貧窮問題。究竟威伯福斯是左傾還是右傾呢？以上二分法對他不適用，他信仰保守但同時富開放精神，他同時關心公義問題和道德價值。他的日記說得明白：「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公義與道德放在一起，並行不悖。

在他提出廢奴那年——一七八七年，他同時推動道德改革的工作。英皇佐治登基時曾發表「鼓勵敬虔和德行，防止邪惡、瀆神和不道德行為」公告。他支持英皇重發這公告，而且在各地成立「支持英皇公告協會」（proclamation societies），以實行公告為任務。他認為社會的領袖也應有責任成為道德模範，於是他尋求國家和教會領導人對這些協會的支持。當時威伯福斯也面對不少嘲笑，就如今天一樣。最後這些公告協會被稱為「防止邪惡協會」（十八世紀的明光社？）

威伯福斯反對酗酒。當時酗酒問題對窮人的殺傷力嚴重，不少低下層媽媽為了買醉而置自己嬰兒於不顧。他也反對獵牛遊戲（bull-baiting）：人們會特別飼養兇猛的狗，所以這種狗叫 bull-dog。首先把牛蹄都

切除，那它只能靠它的殘肢去支撐身軀和抵擋猛狗的襲擊。

當時在倫敦，有四分之一未婚女士當娼，她們的平均年齡是十六歲！可見雛妓在當時非常普遍，威伯福斯深惡痛絕這等歪風。克拉朋聯盟也反對賭博，例如當天甚為流行的彩卷。當在一八〇七年威伯福斯成功爭取廢奴後，他有點開玩笑地問戰友 Henry Thornton：「亨利，我們接著要廢除甚麼呢？」Thornton 認真地回答：「彩券吧。」妓院（和賭場）當天是罪惡溫床，但每年都順利得到牌照。現在各地的防止邪惡協會自行提出控訴，這樣問題即時解決了。威伯福斯也支持禁制不雅刊物。

威伯福斯也提出要禁制私下決鬥（dueling），亦提倡守安息日，曾提出法案禁止星期天的報紙。我們可能覺得威伯福斯的要求或許過高，然而正是這種不願妥協的堅持（安息日是聖日），使工人免於一星期七天工作的壓逼，也是這一天的閒暇令普及教育成為可能。

威伯福斯關注道德，他希望把文明和自尊重新帶進一個走向邪惡和敗壞的社會，然而這方面工作碰到不少困難，且面對冷嘲熱諷。Earl Fitzwilliam 認為道

德敗壞本來就是國家繁榮的自然後果。另一個貴族更威嚇說：「你希望成為人民的道德改革家，……那就是這些改革家的下場。」他手指著一幅釘十架的畫。在一八二二年就有一幅卡通，諷刺威伯福斯過於「道德主義」。（吳志森對「性潔癖集團」的批評如出一轍。）

「移風易俗」的使命吃力不討好，然而他們的工作絕非徒然，他們提高了社會的道德水平，敗德的行為就算不能禁絕，但最少不顯得那麼理直氣壯。如私鬥後期最終被禁止，威伯福斯等所產生的氛圍是重要原因。有一些事情是經過一兩個世紀才能改變，威伯福斯可說是當代動物權益運動的先驅呢！

他們開始了一場全國性的道德重整運動，這顯著地緩和了不少社會問題，如罪案、騷動、破壞秩序的行為、殘酷的娛樂節目等。整體而言，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間，英國工人階級的行為問題有顯著改善。他們當然不能根絕所有邪惡，但如威伯福斯自己所言：「要使善良成為時尚。」

●關啟文

（「威伯福斯、福音信仰與黑奴解放」之六，鑑於篇幅所限，系列全文可見於網上版）

電郵>info@christiantimes.org.hk

威伯福斯的一生動人心弦，其精采可歸納為七種美妙的平衡：

一、胸懷大志與虛懷若谷

他有擔量挑戰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陋習（如酗酒、私鬥），在只講權力的國際政治舞台中也企圖扭轉乾坤，這些都不是志向小一點的人會嘗試的。

然而胸懷大志的人往往流於狂妄，這沒有在他身上發生，祕訣就是他在為神做大事，而不是求自己榮耀。他可說已用盡生命了，但在神面前還感到自己做的不夠，還是說：「我深刻意識到自己犯了很多巨大的疏忽之罪（sins of omission），錯失了很多行善的機會。」

二、公義精神與恩典精神

執著公義的人難能可貴，但卻容易墮入自義和妖魔化對手的陷阱，一方面強調用恩典對待弱勢群體，面對對手時卻缺乏恩典。若威伯福斯要盡情數落對手的邪惡，從而顯出自己的道德優越性，容易不過，但他一直都抗拒這誘惑。他強烈譴責奴隸制度，但不妖魔化奴隸主。到了最後關頭，他支持政府對奴隸主作出補償，有些人認為沒有理由這樣做，然而威伯福斯已學曉要用恩典調和正義感，指出當務之急還是使黑奴重獲自由。

當中的祕訣是謙卑，這源於對自己罪咎的深切認識，和對基督恩典的親身體會。威伯福斯願意承認自己的罪咎：「我們都有罪，……不是為了自己的開脫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

三、個人靈性與關社事工

威伯福斯有福音派強調的悔改經歷和與神親密的關係。這足以排除成見，就是熱心關社的信徒，就算不是大自由派，也肯定不重視個人與神的關係。這種成見阻礙了福音派教會放開懷抱去關社，也使熱心關社的信徒難以在福音派教會生存。他爭取社會改革的努力，一直都放在他與神的關係中。在一八〇七年的勝負決定前，他重申他單一的心志只是去見證神：「求主讓我有單一的眼睛，純一的心靈，只渴望去討神喜悅，去做福我們的同胞，和去見證我對那位可敬可配的救贖主的感恩。」多少關心社會的信徒最後失去信仰，多少執著信仰的人卻對社會漠不關心，對威伯福斯而言，兩者不能分開，他再次完成了一個高難度平衡動作！

四、博愛群眾與愛身邊人

威伯福斯甘心為一群並不相識又毫無血緣關連的人擺上了青春和健康，博愛精神不用多說了，但他自己曾說：有些人愛群眾，但對身邊人卻不好，幸好他能兼顧二者。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他在家中養了一大堆年老無用的工人，這些人一直為他工作，後來老到不能有效工作了，他還是不肯辭退。

五、保守信仰與開放精神

威伯福斯擁有純正的福音派信仰，例如在宗教問題上會被視為排他主義者。然而他卻同時擁有開放精神，甚至為天主教徒的參政權奮鬥。克拉朋聯盟對福音派信仰非常認真，但他們對其他教派採取寬容的態

度，甚至和教會外的世俗主義者合作，如和邊沁攜手改革監獄。

我欣賞福音派對信仰的持守，但有時也覺察那種「要為一次交付聖徒的真理竭力爭辯」的精神，會使我們傾向在不合宜的時候也過分保守，或過分「戰鬥格」，而失去了寬容。這裡的界線不易拿捏，但威伯福斯的榜樣值得我們學習。

六、嚴肅人生與喜樂人生

威伯福斯在今天肯定會被標籤為「道德塔利班」，很多人會想像他相當古板，自己不懂得享受人生，又對人苛刻。事實上他的人生很有活力和喜樂，絕不喜歡沉悶的律法主義，而且有機智和人格魅力，好客，和善於建立關係。孩子也很喜歡和威伯福斯遊玩，而威伯福斯一旦與他們玩耍，甚麼大政治家的身分都拋諸腦後，活脫一個快樂的大孩子。

七、魅力領袖與恩賜配搭的平衡

威伯福斯是魅力領袖，但往往這些領袖不懂得讓有恩賜的朋友發揮，但克拉朋聯盟的兄弟姊妹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然而他們卻可以配搭無間，這當中威伯福斯扮演了一個樞紐角色。他一方面有領導才能，但另一方面有容人之量，和協調眾人的恩賜。

●關啟文

（「威伯福斯、福音信仰與黑奴解放」之七，鑑於篇幅所限，系列全文可見於網上版）